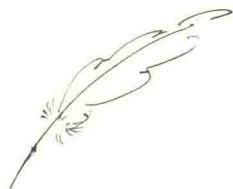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刘小枫 ● 主编



[德] 马克斯·文森 Markus Vinzent ● 著

保罗与马克安

—— 一种思想史考察

Christ's Resurrec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郑淑红 ● 译

华夏出版社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刘小枫 ● 主编



保罗与马克安

—— 一种思想史考察

Christ's Resurrec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德] 马克斯·文森 Markus Vinzent | 著

郑淑红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罗与马克安：一种思想史考察 / (德) 马克斯·文森著；郑淑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1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Christ's Resurrec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ISBN 978-7-5080-9155-6

I. ①保… II. ①马… ②郑… III. ①马克安—基督教—思想评论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1489 号

保罗与马克安——一种思想史考察

作 者 [德] 马克斯·文森

译 者 郑淑红

责任编辑 马涛红 刘雨潇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益道”资助项目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出版说明

基督教并非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原始宗教,而是从古希腊宗教、古罗马宗教、犹太教等民族政制宗教的母体中孕生出来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成为政制性宗教以后,孕生基督教的古希腊罗马宗教成了所谓“异教”,基督教与“异教”的交融及其内在冲突便构成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是基督教的西方,现代性是基督教文化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现代西方文化发端于“异教”文化的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从马基雅维利、培根、霍布斯到尼采,基于“异教”思想立场对基督教的攻击逐渐从隐秘走向公开。尼采把现代启蒙哲人诊断为病人膏肓的病人,因为他们在“充斥着机密和压抑的空气”中不断编织“无比丑恶的阴谋之网”(《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14节)——但尼采同时指出,现代启蒙哲人的普世博爱看似源于基督教宣扬的爱心,其实来自普罗米修斯点燃的火堆:

我们的科学信仰的基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就连我们现在的这些认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就连我们的火也是取之于那由千年的古老信仰点燃的火堆。(《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24节,周虹译文)

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因此是西方思想史上

的枢纽性问题。本“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些论著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编译者期望这套“丛编”有助于我国学界的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进入西方大传统的纵深，搞清基督教与古典传统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5 年 5 月

译者导言：思想史写作的一种启示

译完这本书如释重负，好像一位迟到的考生拖延好久终于交上一份还算满意的答卷。对于一个没有经过教父学专业训练的译者，要翻译这样一部在教父学与《圣经》研究领域引起轰动的学术著作，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尽管我在读博期间听我的导师也就是本书的作者文森（Markus Vinzent）多次谈起这本书，也兴致勃勃地读过书稿，并且目睹了他在伦敦跟国王学院神学系的同行之间就书中一些观点展开的激烈而持久的论辩，但我始终认为我无法胜任此书的翻译工作。真正让我下决心冒险译这本书的人是图宾根大学的梅特教授（Dietmar Mieth），他跟文森是多年的好朋友，在学术跟生活上来往密切。记得2013年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跟我讲起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些交往趣事，完了总结道：“我心中只有一尊圣像，那就是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 - c. 1328），而马克斯心中有两尊，埃克哈特与马克安。”那时我刚译完文森教授的埃克哈特专著《无执之道》，^①梅特教授的这番话让我明白，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翻译文森教授对埃克哈特的研究而不理会他对马克安的研究就等于把他思想的前半段搬运到汉语世界，后半段还停留在其原初场域——欧洲大陆及英语世界。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开始寻找时机静下心来仔细阅读，确定能不能找到感觉动笔开译。直到2015年夏天，我来到埃克哈特曾经生活过的小城埃尔福特，作为埃克哈特研究团队的成员在马克斯

^① [德]文森，《无执之道：埃克哈特神学思想研究》，郑淑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韦伯研究中心访学。这座中世纪小城完整地保留着十一至十四世纪的建筑,埃尔福特大学的图书馆藏有不少神学著作的中世纪善本,教堂的钟声与市中心广场的钢琴、提琴、小号的演奏交织在一起,湛蓝的天空将金子般的阳光撒向这座恬静的小城,我坐在教堂旁边的办公室打开书开始翻译绪论。

在绪论中作者首先阐明本书所要处理的问题。复活是本书的主题,而马克安是保罗复活教理最得力的倡导者,可以说马克安在基督教思想史中扮演的角色与早期基督教中的复活教义之演变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面向。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史研究不同于对某一历史事件之真实性的探究,从根本上来说对复活教义的思想史考察所关注的是基督复活观念,而不是基督复活事件。因此本书不会追问基督复活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与基督相遇是历史事件还是叙述性的虚构,也不会问复活是不是视觉体验或者信徒的幻象等宗教体验的问题。

绪论也交代了相当复杂的著述缘由。作者在二十年前准备一篇会议论文时发现,在时下如此丰富的基督教研究文献当中,竟然没有一本教父学专著跟进复活教义在最初几个世纪的发展变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无法认可大多数《新约》学者与系统神学专家的观点:耶稣受难之后,他的复活激发了一场新的宗教运动,使基督宗教变成这样一个新的“上帝的团体”。事实上,大量的基督教文献向我们展示了另一幅思想史景观:直至公元140年前后,在那些富有争议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完全没有提及基督复活的文本占了很大比例。即使在后期教父学著作中,复活的出场也与我们的预期不符。最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是谈论死者复活的片段也没有提及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史现象:基督复活既没有引起早期基督教作家们的注意,也没有吸引当时的艺术家或手工艺者。但是从君士坦丁时代起也就是四世纪30—50年代,这类作品的数量不断增长。为什么早期艺术家与雕刻家们没有发展出象征复活的意象?是因为复活的信息太超然、太神秘还是因为它

太普通了？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作品又象征性地暗示圣餐与受洗的神秘性？可以肯定在早期教会中没有对基督复活的一个全面的考察。但作者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复活的缺失？如何理解复活教义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这段空档期？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研究之后，他决定将这个酝酿已久的问题付诸笔端。诚如作者所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史画面，由复活问题牵引出马克安，由马克安牵引出福音书的写作与筛选以及有关《新约》成书问题的争议。也就是说，由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小问题套出一串大问题。

这虽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基督复活教义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教义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宗教背景，基督徒的复活观念不可能脱离基督徒团体的复活节庆典，也与早期教会参与且主导的福音书制作过程密切相关。无论是使徒保罗的原创性基督复活教理，还是“大异端”马克安在二世纪对复活教义的重新阐发，都无法绕开正统之争，也必然涉及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正典与次经的区分或者正统与异端的对立诉说着文本背后的权力结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典其实代表着教会对早期基督教著作的一种挑选，而《新约》本身就是“基督教学术、神学与制度化发展的产物”（绪论，页33）。鉴于此，本书所依据的文本不限于列入正典的那些文献，本研究也不从正典的最后成品开始，而是进入一个动态的《新约》成书历程。

行文至此，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作者已经把自己推向一个极具争议的研究领域，接下来他用三章的篇幅为我们展示早期基督教中复活教义的演变以及《新约》的形成，而这幅思想史画卷的中心人物就是被教会判为异端的杰出思想家马克安。

第一章讲述保罗的复活教义。马克安的故事要从使徒保罗开始讲起，正是马克安这位德尔图良极力贬斥的大异端重申基督复活教义，使得保罗传统得以在二世纪中叶复兴。保罗也因此成为第一章的中心人物。对使徒保罗而言，复活教义扮演着护身符与尚方宝

剑的角色。首先,基督复活论是保罗使徒身份合法性的教理依据;其次,保罗宣教的权威也依赖于复活基督给他的启示,因为他从未见过拿撒勒的耶稣,与复活基督的神奇相遇给保罗的人生带来戏剧性的转换,使他从一个狂热地迫害耶稣追随者的法利赛人变成了这场基督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保罗宣讲的复活故事表面上看来仅诉诸私密的个人体验,但保罗在犹太传统中长大,他的基督复活论已经渗透了诸多传统因素。作者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的思想史考察。他指出犹太教的生死观也经历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公元前六世纪末那些从流放中归来的第一代犹太人几乎没有对死后生命的信仰。复活是犹太人在巴比伦流放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观念。具体来说,是安提亚古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时期发生的宗教迫害与殉道事件使得犹太信众开始把目光投向尘世生活之上,开始在此生之外寻找上帝的奖赏。而犹太教内部对复活的理解也存在严重的分化。随着一世纪末法利赛拉比正统派在“亚麦尼亚大会”(Synod of Jamnia)的胜利以及公元132—135年的科赫巴(Bar Kochba)灾难,复活信仰才被广泛接受下来。犹太拉比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有关死后生命的教义,也发展出救主观念、对弥赛亚的期盼以及对复活与永恒生命的期许。保罗在死者复活这个问题上明显受法利赛传统影响,但他进一步把死者复活与基督复活联系起来。由此,保罗所理解的末世就不再关乎遥远的未来,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末日始于耶稣的复活。

作者把保罗的基督复活教义放在早期的宣教活动当中来考察,他强调并非所有的族群都能接受复活观念,撒玛利亚人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耶稣运动已经在撒玛利亚人所在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发展出一套撒玛利亚—基督教教义,包括智慧、知识、真理、道成肉身、摩西类型的救主、变形论、末世论意识等,但他们的神学体系仍然无法真正消化保罗的复活教义。就算在保罗传统当中基督复活时而被其他主题遮蔽。保罗传统中对基督复活的信仰这一思想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

马克安的出现才扭转了这种局面。

第二章是全书的核心,马克安作为“复活的保罗”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这位激进的一神论者成功地激活了保罗使徒的基督复活论,使复活观念重新回到基督徒的视野当中。由于种种原因,马克安的重要性一度被低估。本书尝试从复活这个问题入手,由复活教义之起伏引出一个动态的福音书写作场景及“新约”经典化历程,从而对马克安的思想史角色进行了一番复杂而深刻的解构与重构。依照本书的架构,马克安的思想具有开创性及奠基意义。作为基督教思想史上倡导“新约”的第一人,马克安的经典导向使得他把福音书写作提上日程,如此一来,基督教信仰将奠基于经典文献而非先前的口述传统、道听途说、礼拜仪式或问答教理。保罗的激进风格在马克安的精神世界全面复燃,不仅犹太律法的神圣性被消解,就连《旧约》本身也被降格为一部记录这个灾难世界及其邪恶创造者的典籍。在马克安看来,《旧约》中那位杀气腾腾的上帝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与保罗福音书里的上帝相对抗。他因此主张用基督之“新约”取代犹太教的《旧约》,称“新约”为唯一可信的、规范的基督教文献,并且以这些文献为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一旦“新约”问题被正式提出,基督教与犹太教分庭抗衡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在神学上两本圣约、两个上帝、两种宗教的对立模式开始在马克安的思想中熔铸成型。

整体而言,本章的叙事充满历史想象,作者以马克安及其学派为主轴为我们展现二世纪中叶基督教作家们的福音书制作过程,剧情生动,人物鲜活。作者几十年训练出来的解读文本的功力在这一章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是否认同他的解读方式,你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把人物连同他们的思想一起从文本中挖掘出来,他像一位技艺娴熟而又耐心无比的考古学家,把岁月的泥沙一铲一铲地挖出,探寻被掩埋的思想骨架,试图复原最接近真相的思想史脉络。在这里作者顺便交代了本章的研究方法:把不同观点之间的微妙差异与众多学派之间的复杂互动

结合起来,通过考察两者的对应关系重新解读思想史画卷。换句话说,通过重构当时活跃在罗马的各学派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现有文献中保留的这些混杂的、通常含糊不清的反马克安观点。

二世纪中叶的罗马呈现令人向往的开放性,这里活跃着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知识群体,他们的教学活动构成一个学术圈,这些教师、学派、团体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思想交流,包括相互借鉴、合作、竞争、对抗及无意识的影响。由于不同学派间的互动复杂多变,再加上他们当中一些大师及其著作后来被打上“异端”的烙印从而隶属于不同的异端谱系,我们今天很难理清其源流。但作者通过仔细检查经典与非经典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组后的二世纪中叶罗马学者论辩大拼图,他称之为“一个有趣的、几乎是考古学意义上的重建,对一个已经丢失的、通常很精微的、建构性的拼图的重组”。这个辩论拼图为我们展示了教师与教师、学派与学派之间存在的细微分歧、相互影响以及彼此改进,由此勾勒出学派内及学派间进行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口头与书面交流的动态图景,这是一个生产知识、书写文献、塑造传统的过程。马克安是这个拼图的核心,作者猜想对马克安的各种回应可能是由同一时期在罗马的同行们发起的论辩,而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协调一致,只有到爱任纽与德尔图良时代,学者们才开始有一个更系统的反马克安方案。作者在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身为教师的马克安在当时的文化中心罗马开始了他的福音书写作,他既没有找到也没有使用或编辑这本福音书,而是在他的罗马课堂里制造了它。由此产生了第一本基督徒自己的福音书。这样的假设得到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支持。按照这个思路,作者也为我们仔细解读了马克安之后的一些重要的文本,如《耶稣基督智慧书》《使徒书信》《马利亚福音书》《犹大福音》等,他以马克安思想为坐标来解读这些非正典文本之间微妙而隐晦的关联。同时也考察了马克安的教师同行们作品中的复活教义,如尤斯丁的《护教辞》。

持续不断的论战在基督教的不同学派之间激烈地进行着,无论

是在尤斯丁还是德尔图良的作品中我们都能闻到残存的火药味儿。论辩的区域不限于罗马,还包括亚历山大、安提阿以及其他的大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作品中出现的“异端”仅代表学派间相互指责的一种说辞,如尤斯丁会把敌对的学派称为“异端”。要在各种“异端”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分界线十分困难,因为确立正统身份的方法还没有发展起来由马克安开启的这场书写新圣约的革新运动自然涉及基督徒与犹太教的关系,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此浮出水面。而同样的身份困惑也存在于犹太教当中。在公元70年圣殿被摧毁后,犹太拉比也在寻求更连贯、更有约束力的方式以解决犹太教身份认同问题。这种情况使得基督徒与犹太教的纽带不可避免地弱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安试图把保罗作品与一个福音书文本糅合、把它变成一本“新约”使之与现行的“旧约”抗衡,他的这些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论战,都成为早期基督徒寻求身份认同的历史见证。我们应该意识到,在第二世纪当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分享共同的记忆,而寻找、创造基督徒的共通性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因为基督徒并不像犹太人那样可以共享一本《托拉》,“不像柏拉图主义者那样可以共享他们导师的著作,也不像希腊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埃及人、波斯人以及其他族群那样,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有当地的、区域性的以及国家的传统。基督徒来自所有这些不同的边角,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在最多元的文化背景中长大。就像今天的学者想知道什么把基督徒联系在一起,第二世纪的学者也问同样的问题”。

回到复活这个主题,我们还是要追问:使徒保罗发明的基督复活论如何演变成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条规?基于以上的思想史考究,作者在第二章的最后给出了一个有待完善补充的答案。他认为,马克安在二世纪中叶的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马克安模仿犹太传统提出另一个圣约的观点,基督复活才真正被纳入可供参考的教义。他指出,早在任何一部由更规范化的基督教著作集结而成的正典被确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信仰的概括,这点毋庸置疑。但

问题的另一个面向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正典的裁决功能。事实上许多教义在被纳入信仰条规时本身就受正典影响也被其决定,包括基督徒创作的、那些开始被当作构成[共同]记忆的著作以及书面声明。拜马克安慧眼所赐,使徒保罗的复活教义在二世纪中叶得以复兴,基督复活由此进入福音书创作者的视野,也成为理解《新约》书写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个由一个正在形成的信仰条规和一本基督教圣经组成的跷跷板慢慢地把基督复活推进基督徒的意识与信仰当中。”从思想史的连续性来看,马克安的天才构想最终在俄利根的神学体系中发展成熟。马克安强调以书面文献取代口述传统,以便让基督信仰拥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坚实的经典基础,由马克安开启的经典导向以及相应的哲学解经学传统被后来的思想家保留下来,到俄利根才取得成果并趋于完善。如果说马克安是开创者与奠基者,那么俄利根就是集大成者,在俄利根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套成熟的体制化、传统化了的基督教学术。

第三章介绍基督徒所关切的复活庆典。作者指出,在犹太传统当中逾越节的本义无关复活。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后变成一座罗马的城市,圣殿作为犹太教的礼拜中心被毁,由撒都该祭司主导的等级制庆典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法利赛人与拉比犹太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共享的庆典。既然基督教最初是在犹太背景中发展壮大,那么基督徒什么时候开始在星期天聚会并且庆祝复活节?他们如何庆祝?庆祝什么?基督徒显然不是从创造一个不同的礼拜体系开始他们的团契活动,诸多文献显示早期教团还延续着犹太传统的几种礼拜方式。作者要此依然沿用他的文本细读方法,以尤斯丁《第一护教辞》对星期天聚会的描述为例来揭示复活节庆典的历史演变。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直到马克安之后,主日的庆祝才慢慢地从对圣殿的一种灵性化的替代或对主的献祭之死的纪念变成对他的复活的庆典。随着马克安的出现,人们开始通过福音书里发现的复活节故事解读主日。不过,尽管有影响的神学家开始采纳主日的复活一象征论,直到四世纪君士坦丁与亚波里拿留的

时代,复活才与星期天以及复活节完完全全地联系起来。”。与第二章相呼应,作者在本书的结尾特别强调俄利根为基督教礼拜传统做出的独特贡献,在俄利根这位东方世界最多产的基督教神学家笔下,逾越节被正式解读为纪念基督受难的胜利、降到地狱,以及复活的庆典。透过解码一系列早期基督教著作,作者为我们讲述了这段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故事。这本探索性的专著再一次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溢出大多数人的定见、偏见与想象。与大多数基督徒、系统神学家及《新约》学者对复活的理解不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复活成为基督教信条中的一个核心教规之前,基督复活只是逾越节三日礼拜当中的其中一个要素。在头两个世纪当中,除了保罗之外,对更大范围的教会而言,基督复活影响甚微。只有当马克安使保罗作品再次浮出水面,当他把福音书引入基督教时,基督复活才开始被认可。如果没有“大异端”马克安在二世纪中叶的努力,使徒保罗的复活教义可能会在思想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基督教信条也许会以基督受难收尾。

本书的整体架构是以马克安为主轴来论述复活教义之演变,由复活观念引出重估马克安的思想史议题。作者以现代学术所注重的深耕细作的专题研究方式绘制出一幅被历史遗忘的思想家肖像画。这种思想史写作方式的优势在于,它使得一个观念本身的思想史演变过程与一位思想家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天才发挥交织重叠。不得不说这样一种思想与人物二重奏的叙事手法更贴近思想史本身,因为思想史中跃动的观念无不是思想者倾其一生在历史舞台上全力演奏的心灵曲目。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这本书到底是要写复活呢,还是要为马克安翻案?换言之,本书旨在勾勒一个观念在思想史中的变化轨迹,还是企图重估观念背后的人物在思想史中的意义及地位?

这个问题只能由作者本人来回答。2017年暑假期间,我回到英国之后专门去了一趟埃尔福特。我们坐在市中心一家小咖啡馆里,他像几年前指导我论文写作时一样,一页页翻看译稿。讨论完

一些细节问题之后,我问他书中交织在一起的两条主线——复活与马克安——哪个占主导地位,他的回答是两者一样重要。鉴于复活与《新约》成书都是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话题,我们决定将中译本的书名由“早期基督教中的复活教义与《新约》之形成”改为“保罗与马克安——一种思想史考察”,以便引导读者从马克安切入复活这一主题。本书在埃尔福特开译也在埃尔福特收工,历时两年。很凑巧,那天下午梅特教授也正好路过,他也来到咖啡馆,我送给他一本《无执之道——埃克哈特神学思想研究》的中文版,顺便告诉他,几年前他在慕尼黑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让我在瞬间做出决定,最终把马克斯心中的偶像马克安搬运到汉语世界。

郑淑红

2018年6月23日

中山大学(广州)